



印 聯 登 出
行

相 真 業 報 帝 美

譯 友 于 著 夫 洛 利 克

書叢小代時新

相眞業報帝美

譯友 于 著夫洛利克

—17—

行印社版出益聯

新時代小叢書
美帝報業真相

版權所有

每冊人民幣貳仟伍佰元整

著者 克利夫

譯者 于友

出版者 聯益出版社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經售處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北京)

著：莫志恆

人民幣 2,500

目次

引 言	一
爲擴張主義者與戰爭販子服務的美國報刊	七
報刊與它們的主人	一四
報業托辣斯	一八
通訊社	二三
大報	二六
雜誌	三三
美國報刊的習性	三六
美國的進步報刊	四五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公然宣告採行擴張的帝國主義路線。它顯露了世界統治的新野心。

美國帝國主義狂妄地把自己的國家拉上冒險的道路，拉上戰爭的道路。

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主與進步的力量已這樣地長大而鞏固了；新的戰爭思想爲世界人民所厭惡，他們怨恨美國的冒險政策。這點甚至美國資產階級的報紙的代表也加以承認。例如一九四八年三月李普曼曾寫道：

『不論是拿破崙或希特勒都相似，對俄羅斯進行總體戰遭受了災難性的崩潰。說現代武器能引致另一種結果，那種想法是沒有根據的。』

美國的統治集團竭力集中宣傳與廣泛使用思想感化的手段，企圖辯護它自

己的反動政策，迷惑世界輿論。

『美國擴張主義者的集團正眷念於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因此盡心竭力於以對外的冒險抑止一切可能發生的矛盾，以排外的愛國主義與軍國主義的毒素來毒害在政治上落後與少受文化的美國各方羣衆，使用電影、廣播、教會與報紙等各種反蘇、反共宣傳的手段來「愚化」美國的平民。』（日丹諾夫語，見一九四七年「布爾塞維克」所刊「論國際形勢」一文）

這種帝國主義宣傳的主要武器之一就是美國反動的報刊，美國反動的報紙與雜誌是美國資本家忠心的傭僕。他們致力於保衛美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擔任着美國人民澈頭澈尾的敵人的角色。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深刻化，由於有壟斷資本家的頭目們所栽培的侵略計劃，美國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本質，它的叛賣性與虛偽性在戰後的年代愈益公然地顯露出來。

喬治·賽德斯在他那本「一千個美國人」內寫道，大戰之後，「美國報紙

百分之九十以上開始宣傳有十二個大企業百萬商翁與全國製造商協會一萬六千名會員的「路線」。

一些最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報紙都廣泛宣傳着那些「要求通過反勞工法律的大企業公司代表的意見。一九四五年十月間，「紐約時報」寫道：「莫休（其時的全國製造商協會的主席——本書作者註）堅持在勞工方面採行新的政策。」這個所謂新政策就是取消華格納法。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這報紙讚揚反勞工的凱斯法案，這法案主張宣佈罷工非法，把罷工工人視為國事犯。

一九四六年七月美國商會（代表美國壟斷資本的反動組織）發出對工人階級權利作新的進攻的號召。反動報紙一致響應。同年六月十二日，「紐約時報」稱呼這個號召為「抑制工人的正當要求」。十二月十一日「紐約前鋒論壇報」公然宣告，「抑制工人將是國會處理的首要方針。」

代表壟斷資本利益的廣泛宣傳，不斷要求通過反勞工法律，要求降低大資

本的捐稅，取消物價統制的法律，對保衛工人利益的一些工會作猛烈的攻擊，淆亂關於罷工的聽聞，並多方挑撥離間——這些都還不過是戰後幾年來美國這些反動報紙所作叛逆活動的一部分。

一九四六年美國國會開始審議最近以塔虎特——哈特萊法出名的反勞工法案，資產階級的報紙就千方百計使國會感到通過這個奴隸法的方便。報紙都多方宣揚支持這個法律的言論，並掩蔽對它的羣衆性抗議。在一個表演『人民審議』這種滑稽戲的國會委員會的會議上狂暴的反動分子大肆咆哮，要求減低工人們的工資，取消工會。報刊曾以最好的篇幅給予這些代表所開的會，給它們以發表反動政客講話稿的機會，給它們把這些材料由報紙編輯部與通訊社傳佈的一切便利。但是只要有反對這法律的工人代表工會領袖出席的委員會的會議，記者席上就空空如也，而第二天報紙上也決不出現關於這會議的報道。在一九四七年夏，塔虎特——哈特萊法案審議期間，進步的國會議員馬肯托尼奧

以及其他政治家曾明確地指出，這個法案的草案是在華爾街若干大公司的辦公室內起擬的。但是關於這一點反動報紙隻字不提。

喬治·賽德斯曾寫道：「假如美國的報業是自由的，假使至少在一七五〇

種日報中有幾張是公正的話，那末這個問題（按指國會處理的塔虎特——哈特萊法案——譯者）當有了應有的方式加以報道，並成為國會會議中最動人聽聞的事件之一。有十八位衆議員曾提出責難，以後五月間又有五位參議員提出（有共和黨也有民主黨的），事實與文件具在，事情已因而獲得更大的意義。雖然如此，報刊都封鎖了這條新聞，它們冷酷地相信，縱使有任何報紙對影響最多數美國人最大福利的事情破壞他們緘默的陰謀，爲數也一定是極少的。」

最近，反動的報業曾爲保全塔虎特——哈特萊法的一些基本條件作鬥

爭，竭力消除美國人們記憶中杜魯門在大選前所作關於取消這個反勞工法律的

諾言。

反動的美國報業對於顯然增大中的本國進步力量進行着狂暴的攻擊，惡毒地攻擊着以共產黨為先鋒隊的民主運動。對臭名遠揚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以及其他一些反動組織所發動的極度卑劣的技倆，美國資產階級的報業都一定響應，加以宣揚，並動員所有僱用的力量來反對美國的進步運動。資產階級的報業無時不在竭力蒙蔽一般美國人的認識，引導他們脫離政治鬥爭。它千方百計地掩飾資產階級制度的缺點，讚揚一美國生活方式，採用了無恥的造謠生事的方法。戰後時期，特別用力慫恿淫亂的崇拜，精神的墮落。很顯然的美國報紙大部分一向在第一版上發表關於兇殺，搶劫，強姦的報道。在戰後時期流氓新聞在報紙上佔到了更大的篇幅。報紙不僅報道兇殺，而且對這個罪行的經過不厭求詳地敘述出來。因此它們在栽培新的罪犯方面正好擔任着函授大學的出色角色。

爲擴張主義者與戰爭販子服務的美國報刊

大戰之後，美國反動的報業特別活躍地爲美國壟斷資本擴張擔任狂妄宣傳的角色出現。它成爲戰爭販子的講壇，製造着戰爭的病態心理，爲新的戰爭冒險準備基礎。同時它致力於解釋美國的侵略政策，軍備競賽，以及爲戰爭準備的一些巨大的撥款。「大西洋月刊」曾發表過前美國商會主席約翰斯敦的一篇論文，這個激烈的反動分子企圖說服美國人，「對於美國現在戰爭比和平便宜。……現在進行戰爭比再過幾年進行要有利。……」許多美國的報紙與雜誌都致力於狂妄的戰爭宣傳。反動的周刊「星期六晚郵報」曾廣泛傳佈「紐約前鋒論壇報」記者奧爾索普以戰爭即將到來恐嚇美國人與鼓吹軍備競賽的文章。奧爾索普在這周刊上的文章加着這樣聳人聽聞的題目——「請探討即將來到的

戰爭的一些嚴重的事實。」

美國的反動報業一方面宣傳軍備競賽，培養戰爭的狂熱心理，一方面它還每天製造大量無稽謠言與虛構的事實，例如關於在「以太」中飛行的秘密武器的妄談，關於「死光」的發明等。美國的反動報刊鼓吹着好像美國四圍已遭受危險的威脅，一面就進行美國擴張主義的宣傳，竭力解釋美國政府的反動政策，企圖說服美國人們這種政策是旨在保護民主的。反動的報業以超愛國主義毒害美國人，鼓吹美國負有「特殊使命」的邪說。在北大西洋公約準備與締結的期間，反動的報紙與雜誌都千方百計支持這種反動聯盟的規劃。

美國的擴張主義者爲了遂行他們的侵略思想，並竭力對其他國家的新聞機構施行控制。在最近幾年，美國的報業壟斷資本在馬歇爾計劃國家特別活躍，竭力要掌握這些國家內的全部新聞工具——報紙與通訊社。一九四八年二月，法國週刊『世界一週』於講到法國報業受到美國壟斷資本的威脅時寫道：『法

國報紙遭受着篇幅上將有一帝國主義心理學「侵入的威脅。……在報道國外新聞上，美國在法國的通訊社正是道地的壟斷者。」

現在美國的文學的與一般的報刊泛濫於許多國家。以具有親法西斯傾向出名的「讀者文摘」雜誌有一大部份行銷於國外。在西德發行者『生活』與『時代』兩雜誌。巴黎出版「紐約前鋒論壇報」的歐洲版已經有好幾年。美國政府對於在國外，特別是在馬歇爾計劃國家，出版與發行報紙與雜誌撥付着巨大的資金。

美國的報業壟斷資本在壓倒了法、意、英、比、荷等國力量較弱的競爭者之後，就加強它自己在這些國家內的地位。在拉丁美洲各國，美國報業壟斷資本獨攬一切就像在國內一般。美國政府與它在聯合國內的代表會多方支持美國報業托辣斯主子的意圖，也支持一些通訊社獲取世界「新聞市場」控制地位的野心。聯合國內提出所謂「新聞自由」這聲名狼藉的目的就在於此。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在聯合國第三次大會上，葛羅米柯同志曾說過：「試問西歐國家的，特別是美國的，一些大報來隱斷者從聯合國大會要得到些什麼？這條約的作者要得到什麼？他們要獲致深入別國的最大可能，目的在散佈製造戰爭歇斯的里、民族間相互仇視的消息。很顯然的，在這裏食指大動的就是那些最澈頭澈尾的軍國主義者與戰爭販子們。」

美國反動的報業盡力在誹謗蘇聯，在美國人心目中損毀這社會主義國家的信譽，以低劣的眼光反映蘇維埃人們的光榮事業。

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你們的報紙」一書內，以斯維爾斯克爲首的一羣作者曾寫道：「無可否認的，美國的報業對於我們對蘇關係上所籠罩的無知與仇視的空氣應負主要的責任。在三十多年的時間內，我們的報紙中間大部份對蘇聯的一切都散佈仇恨。它們而且在學校內加上了禁戒，由於赫斯特反蘇運動的結果，教師關於蘇聯的談吐也只有非常謹慎的了。」

一九二〇年，李普曼曾經寫道：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這期間，「紐約時報」曾對讀者們報道「蘇維埃政權的崩潰」達九十一次之多。

反動的美國報紙曾發出許多反對蘇聯的謊言與誹謗，高叫蘇維埃國家的脆弱性，我們人民的落後性，蘇維埃政權的動搖！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揭穿了這種可憎惡的無稽之談。蘇聯軍隊所獲打敗希特勒匪幫的勝利同時正是打敗美國報業無稽宣傳的勝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表現的蘇聯國家的力量在美國人們面前揭穿了美國報刊所販賣的謊言。

蘇聯以它擔當擊敗法西斯德國，法西斯反動派，將人民從奴役中解放出來，以及解救民主的角色感動了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儘管反動的報業惡意中傷，它是什麼辦法也不中用的。關於蘇聯的真理自己在美國報紙的篇幅上打開了它的道路。它已經更不可能不理不睬了。

但是反動的報刊還是保持着它那始終如一的傳統，在大戰時期，對真理也

添加大量的謊話。大戰時期「紐約時報」會經常地在第二版上發表蘇聯新聞處的戰報，可是在同一版上，又不斷地刊佈着德國，意大利與日本司令部的戰報全文。這報紙在「客觀」的面貌下企圖對關於蘇聯的真實的消息造成某種平衡，它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惜採用敵對的法西斯的宣傳。如果說，「紐約時報」或「紐約前鋒論壇報」這種所謂「信實可靠的」報紙在大戰時進行反蘇宣傳比較「巧妙」的話，那末以「紐約新聞與美國人報」「紐約每日鏡報」「紐約日報」「芝加哥論壇報」等爲代表的那些卑鄙的法西斯型的報紙就甚至在蘇聯以它的勝利將人類從法西斯奴役中拯救出來的時候，也沒有終止它們狂妄而粗野的反蘇攻擊。

大戰以後，美國的報業以更大的力量用以進行反蘇宣傳。美國報刊的這種反蘇傾向又與它們對本國人民的民主權利的極端敵視態度互相配合着。反動的報業在他們整個歷史中，特別是大戰之後，一向反對着美國人民中的一切進步